

唯一一本关于2012末世预言的长篇惊悚小说

2012: 失落的预言 THE NOSTRADAMUS PROPHECIES

[英] 麦利欧·瑞汀 著
王红婴 译

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的预言诗本应该有1000首，却只留传下942首。
那些失落的预言究竟在哪里？那里面，到底隐藏了怎样的惊天秘密？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2012: 失落的预言

THE NOSTRADAMUS PROPHECIES

[英] 麦利欧·瑞汀 著
王红婴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2: 失落的预言 / (英) 瑞汀著; 王红婴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1

书名原文: The Nostradamus Prophecies

ISBN 978-7-5086-1807-4

I. 2… II. ①瑞…②王…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2429号

The Nostradamus Prophecies

Copyright © 2009 by Mario Reading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ake Friedmann Literary, TV and Film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2012: 失落的预言

2012: SHILUO DE YUYAN

著 者: [英] 麦利欧·瑞汀

译 者: 王红婴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35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7.75 字 数: 270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9-5298

书 号: ISBN 978-7-5086-1807-4/I·104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4264377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中信出版社

目 录

序	1
第 一 部	5
第 二 部	187
续 篇	413
作者手记	417
附 录	
预言家的预言人生 张国庆	421
医生还是占星师? ——诺查丹玛斯其人 赵倩	429
神秘的玛雅文明	434

序

集市广场，奥尔良

1566年6月16日

德·巴勒点头示意，行刑人随即拖动滑轮装置。若什阿列骑士穿着盔甲。棘轮还没启动，滑轮装置绷紧，嘎吱作响。骑士的身体开始离开地面。行刑人早就警告过德·巴勒，一旦拉紧了滑轮会有什么结果，可是伯爵根本不听。

“我从小就认识这个人，他是法国最古老家族的成员。他想穿着盔甲去死，那是他的权利。”

行刑人知道最好别跟伯爵大人争论，凡是跟德·巴勒意见不合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有的人被绑在肢刑架上受刑，有的人被滚烫的热水浇灼。德·巴勒不仅仅能使国王听进去他的话，而且还掌握着教会的权力，也就是说，这家伙没人惹得起。世间人所能达到的权势巅峰也不过如此。

德·巴勒抬头瞥了一眼。若什阿列骑士的罪行并不严重，因此被判处悬吊50英尺高的刑罚。行刑之前，骑士的扈从已经给他穿好盔甲。德·巴勒想知道骑士的颈部韧带能否承受绳索和100磅盔甲的拉力，他们可不想看见骑士在被肢解前就扭断了脖子。骑士在要求穿盔甲受刑的时候，早就想到了这个后果吗？难道他早已盘算好了？德·巴勒觉得未必。若什阿列骑士心地单纯，来自传统家庭。

“大人，他吊起50英尺高了。”

“把他放下来。”

德·巴勒看着那一簇盔甲向他落下来。很明显，骑士已经死了。大多数受刑的人在行刑过程中都会拼命挣扎，两脚乱踢，但他们逃不过必死的结局。

“骑士死了，大人，接下来该怎么办？”

“先别声张。”德·巴勒看了看围观的人群。这群人想看到血腥，想看见胡格诺派教徒^①的血。如果不能如愿，他们就会攻击德·巴勒和行刑人，把他们俩撕成碎片，以享自造血腥。于是他说：“还得拖着他游街。”

“大人，您说什么？”

“你听见我的话了，拖他游街。你要想办法让人们觉得他在痛苦地抽搐。实在不行，你就用鼻子哼出声来，像表演腹语术一样。给他开膛破肚，让大家开开眼，必须让这群人看见他受罪。”

两个年轻扈从正要上前松开骑士的盔甲。

德·巴勒挥挥手让他们退下。“行刑人会做这些事。你们两个都回家去，你们的使命已经完成，现在他是我们的了。”

两个扈从脸色苍白，退下去了。

“你只把他的护喉、腹甲和胸甲脱下来，留着护胫甲、腿甲、头盔和铁手套，剩下的那些交给马去完成。”

行刑人忙着除去死人的盔甲。“都脱下来了，大人。”

德·巴勒点点头，于是行刑人动了第一刀。

① 胡格诺派教徒：指16~17世纪法国基督教新教徒，多数属加尔文教。——译者注

迈克尔·德·诺查丹玛斯，萨隆纳，普罗旺斯

1566年6月17日

“主人，德·巴勒就要来了。”

“我知道。”

“您怎么知道？不可能，信鸽在10分钟之前才带来这消息。”

老人耸耸肩，伸伸有点浮肿的伤腿，把腿更舒服地搁在脚凳上。

“他在哪里？”

“在奥尔良，他三个星期以后就来这里。”

“只有三个星期？”

男仆往前靠近些，扭绞着双手说：“主人，您打算怎么办？‘恶魔经院’正在调查所有人，查问这些人的家族可曾信奉犹太教。他们调查马拉诺^①，调查那些改变信仰的人，也查问吉卜赛人、摩尔人和胡格诺教徒。任何生来不是天主教徒的人都要被调查。就连王后也不能保护你。”

老人轻蔑地摆摆手，说：“不怕，反正在那恶魔来之前，我会先死。”

“不，主人，您别这么说。”

“菲赛勒，你呢？‘恶魔经院’的人来的时候，你会逃走吗？”

“主人，我会留在您身边伺候。”

老人微笑了。“你最好按照我的吩咐去做。为了我，你得出一趟远门，路途遥远，充满阻碍，你愿意听从我的吩咐吗？”

① 马拉诺：中世纪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境内被迫改信基督教而暗地里依然信奉原来宗教的犹太人或摩尔人。——译者注

男仆欠了欠身：“您的吩咐，我都照做。”

老人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似乎在权衡仆人能否担当重任。“菲赛勒，如果你不能完成这次任务，结局会比德·巴勒或者他所效忠的魔鬼对人施加的恶行更悲惨。”他停顿了一下，把手放在畸形的腿上。“我现在能看到一个非常明晰的景象，它使我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都相形见绌。我没有把其中58首四行诗出版，原因我不想说了，都与我自己有关。其中6首诗里隐藏了一个秘密意图，我会向你解释如何使用它们。不能让任何人看见你，不能让任何人怀疑。其余的52首诗必须藏在特殊的地方，只有你我二人知道。我把它们封在这竹筒里面。”老人伸手从椅子边抽出一个包装好的压实的竹筒。“我告诉你一个存放它的地方，你要完全按照我说的方式存放。你不能出任何差错，要一字不差地按我的指示做。你明白吗？”

“我明白，主人。”

老人背靠在椅子上，因为尽力传达指示而显得疲倦。“在我死后，等你回到这里，你去见我的朋友帕拉梅德·马克，也就是我的财产托付人。你把自己的使命告诉他，让他确保这项任务能成功。他会给你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以保护你和你家庭的未来，以至世代。你明白吗？”

“我明白，主人。”

“你会相信我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并且一字不差地按我的指示做吗？”

“我会的。”

“那么，菲赛勒，有人会为你祷告，你永不会遇见的一个民族和我们俩都不能经历的一段历史会祝福你。”

“可是你能预知未来，主人，你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预言家，连王后也敬仰你，全法国都知道你的预言天才。”

“菲赛勒，其实我一无所知。我就像这竹筒，注定要传送消息，但并不知道传送了什么。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祈祷，希望在我之后有人可以更好地掌控一切。”

第一部

巴黎，圣丹尼斯区，现代

阿希奥·巴勒并不是真的想杀人，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杀人的快感了。现在他几乎是充满感情地看着这个吉卜赛人，就像看到一个老朋友从飞机上下来。

这个吉卜赛人显然是迟到了。从别人眼里看去，他全身每个毛孔都透出虚荣浮华的味道。他留着一撇小胡子，明显是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佐罗式。皮夹克闪亮光鲜，想必是在克利南库尔跳蚤市场花50欧元置办的。他腿上竟然套着红色的薄纱袜子，穿着黄色衬衫，衣领大大的，又尖又挺括。衬衫上饰有羽毛，威尔士亲王就曾经这样穿着。他胸前戴着假的金勋章，上面嵌着圣处女萨拉的画像。这是个没什么品位的花花公子，行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带来书稿了吗？”

“你把我看成什么？蠢货？”

那可没有，巴勒心里想。蠢货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愚蠢。这个吉卜赛人摆出一副唯利是图的嘴脸。巴勒注意到他瞪大的瞳孔。他相貌英俊，脸上的条纹像刀锋一样犀利，此时却泛着油光。他用手当当地敲打桌子，脚底板急促地啪啪叩地——哦，一个瘾君子。吉卜赛人居然也能成为瘾君子，真是怪事。难怪他急切地想要钱。“你是莫拿克人^①还是罗姆人^②？还是茨冈人？”

“你问这个干吗？”

① 莫拿克人 (manche)：吉卜赛民族的一支。——编者注

② 罗姆人 (Rom)：即吉卜赛语中的“人”——吉卜赛人的自称。——编者注

“你留这样的胡子，我看你是茨冈人。也许你是金格·莱恩哈特^①的后人吧？”

“我叫萨玛纳，巴贝勒·萨玛纳。”

“是你的吉卜赛名字？”

“这是个秘密。”

“我叫巴勒，我的名字没什么可保密的。”

吉卜赛人用手指头更快地敲打桌子，眼睛四下张望，扫视屋子里的酒徒，审视着酒吧的大门，再抬头瞄一眼天花板。

巴勒直接切入正题，问：“你想要多少钱？”对付他这样的人就得这样直接。巴勒看到吉卜赛人突然伸出舌头，像女人似的舔了舔薄嘴唇。

“50万欧元。”

“就这样吧。”巴勒心里安稳下来。好极了，这个吉卜赛人确实有好东西要卖，整件事不是个骗局。“卖这么贵！我们先看看书稿才能买，得保证它有用才行。”

“看看书稿，顺便记住它！是啊，我听过这样的事，这一点我知道。书稿内容一旦公开就会变得不值钱，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是秘密的。”

“你说得太对了，我很高兴你这么想。”

“还有别人对书稿感兴趣呢，别以为海里只有你这一条鱼。”

巴勒闭上眼睛。啊，他最终会杀掉这个吉卜赛人，折磨他，杀死他。他意识到自己的右眼皮明显抽动了一下，他极力按压住心中的焦躁，不动声色地说：“我们去看书稿吗？”

“我先跟另外那个人谈谈。也许你们会争着出价。”

巴勒耸耸肩，说：“你在哪里跟他谈？”

“这个我可不能说。”

“你到底想怎么玩？”

“你就待在这儿，我去跟他谈，看他是不是认真要买，然后我再

^① 金格·莱恩哈特（1910~1953）：吉卜赛吉他大师，是欧陆爵士音乐发展的奠基人。——译者注

回来。”

“如果他不是诚心买呢？价格能降吗？”

“那肯定不行，就 50 万。”

“我在这里等着。”

“你这么做就对了。”

吉卜赛人脚步突然踉跄了一下，呼吸声变得很重，汗水浸透了脖子和胸前的衬衫。甚至当他转过身去，都清晰可见那件廉价皮夹克上的椅背印迹。

“你要是跟踪我，我一定能发现，别以为我不知道。”

巴勒摘下太阳镜放在桌子上，微笑着抬头看看吉卜赛人。他一向知道自己的眼睛生得怪异，对敏感的人很有震慑力。他说：“放心，我不会跟着你。”

吉卜赛人吃了一惊，嘴巴大张在那里。他恐惧地看着巴勒的脸，这个男人长着一双极其邪恶可怖的眼睛。巴贝勒的妈妈曾经警告他当心这种人。一旦你看到他们，一旦他们用蛇怪一样的眼神死死地盯着你，你就会有厄运缠身了。在巴贝勒·萨玛纳潜意识深处的某个地方，他知道自己已经犯下错误，让危险的人进入了自己的生活。

“你就待在这儿？”

“别担心，我就在这里等你。”

*

巴贝勒一到咖啡馆外面就开始飞跑，他要让自己迅速消失在人群里。他得忘掉这件事。他一直在想些什么呀？他根本就没有书稿，只是模糊地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巴贝勒小的时候，家人把三个命运之神的木偶放在他的枕头上来决定他的命运，他们怎能选择毒品作为他致命的弱点呢？怎么不是美酒？怎么不是女人呢？现在魔鬼已经侵入他的身心，又派一个恶毒的人来惩罚他。

巴贝勒放慢脚步，那个法国人已经看不见了。巴贝勒是在想象这些事吗？在想象这个男人的恶毒吗？在想象那双可怕的眼睛的威力吗？也许他正处于幻觉之中。每当他渴望毒品的时候，总会有些神经过敏，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他看了看停车场的表，第二个人大概仍然在等着他。也许这个人看上去会温和些吧？

马路对面，两个妓女为了各自的地盘开始激烈地争吵起来。这是周六的下午，是圣丹尼斯区拉皮条的日子。巴贝勒对着一家商店的橱窗照了照，犹疑不定地笑了一下。只要做成这笔生意，他也许自己能招揽一些妓女做生意，还能买一辆奔驰。他想要奶油色的奔驰车，配红色皮座，饮料瓶支架，装有全自动空调。他还要去修指甲，那些店铺里常有金发女郎，穿着白色围裙，在桌子那头热切地凝视着你。

还有两分钟就能走到米纳特酒吧。到时候，他绝不能把脑袋钻进门里寻找他要见的人，也不能向他索要定金，那样会显得自己很心急。

成交之后，他就可以拥着一堆钞票和礼物，伴随着啧啧赞叹声，回到他的营地找女人销魂去了。

亚当·萨比尔早就认定他正在进行着一种疯狂的追寻。萨玛纳整整迟到了50分钟。如果不是因为迷恋酒吧破旧的环境，他早就等得不耐烦离开了。他看着酒吧老板把临街的门帘放下来。

“你这是干什么？你们要打烊了吗？”

“打烊？不，我只是想让店里的客人都隐蔽些。今天是星期六，所有皮条客都乘火车来到这小镇，街道上简直乱极了。三星期前，我店里的前玻璃窗都碎了。你要想走，可以从后门走。”

萨比尔抬抬眉毛，唔，这可是留住顾客的新颖办法。他伸手拿起杯子，喝掉了第三杯咖啡。他感到咖啡因刺激着自己的脉搏，让他兴奋不已。10分钟，他再等萨玛纳10分钟。如果再等不到人，他可不想浪费自己的假日，他要去电影院，看一场约翰·休斯顿导演的《巫山风雨夜》，让艾娃·嘉纳和黛博拉·蔻儿陪自己消磨下午的时光，为他写的关于百部最佳电影的书再增加一章。不过，这书无疑是卖不掉的。

“请等一下。”

酒吧老板挥挥手，继续放门帘。就在门帘将要放下的最后一刻，一个人影从下落的门帘中噌的一下钻了进来，扶着桌子微微喘气。

“喂，你要干什么？”

来人正是巴贝勒。他毫不理会酒吧老板的盘问，疯狂地搜索着酒吧里的人。他夹克里面的衬衫湿透了，汗水沿着消瘦的下颚淌下来。他目光炯炯，借着酒吧里的光亮，全神贯注地把每张桌子轮流看了一遍。

萨比尔拿着一本书，这书是关于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萨比尔按照他们原来的约定，把诺查丹玛斯的肖像放在书的显要位置上。吉卜赛人

终于来了，萨比尔不用再失望，他说：“我在这儿呢，萨玛纳先生，过来吧。”

巴贝勒急切地向萨比尔走过来，却被椅子绊了一下。他好不容易站稳了，跛着腿，面孔扭曲着向酒吧门口张望。此刻他是安全的，百叶窗也完全放下来了。他很隐蔽，那个生着一双怪眼的诡异的法国人现在找不到他。那个法国人嘴里说不跟踪他，却一路尾随他来到米纳特酒吧，甚至不屑于在人群中遮掩一下。巴贝勒得把握好机会。

萨比尔站起来，脸上带着一丝疑惑，问：“怎么了？你好像撞见鬼了。”他在吉卜赛人眼睛里看到了一丝野性，却被笼罩在恐惧惊慌的外壳下面。

“你就是那个作家？”

“没错，你看，那就是我，在书的封底上。”

巴贝勒从旁边的桌子上抓过一只空啤酒杯摔碎，又把手掌重重压在碎玻璃上，然后他用流血的手指抓住萨比尔的手。他说：“很抱歉。”萨比尔还没有反应过来，巴贝勒就把他的手也按在碎玻璃上。

“天哪！你这个浑蛋！”萨比尔极力想把手缩回来。

这吉卜赛人却加重了力气，把两个人的手死死压在一起，两只手都扎满了带血的玻璃碴儿。然后他把萨比尔血淋淋的手掌放在自己的前额上，留下一个腥红的印记。“仔细听着，听我说！”

萨比尔把自己的手从吉卜赛人的手掌中猛抽出来，此时他才感到一阵钻心的疼。酒吧老板拿着一根台球杆，从酒吧后面向他们走过来。

“告诉你两个词，你要记住：萨莫伊斯，克里斯。”巴贝勒边说边往后退，躲开步步逼近的酒吧老板。他把流血的双手像祈福似的举起来，问：“萨莫伊斯，克里斯，你记住没有？”巴贝勒向酒吧老板扔过去一把椅子，趁他分神的时候，迅速向酒吧出口的方向闪过身去。

他最后对萨比尔重复了一次：“萨莫伊斯，克里斯，千万别忘了。”他的眼神在狂野中带着恐惧，转眼间消失不见了。

巴贝勒知道自己是在逃命，确凿无疑。他的手剧痛钻心，肺里似乎有火在烧，每呼吸一次，就好像是钉子在刺痛他的肺。

巴勒就在他身后 50 米的地方看着他。巴勒有足够的时间抓到他。这个吉卜赛人无处可逃，也没有人可以求助。警察一看到他就会逮捕他——警察对巴黎的吉卜赛人没有过多的慈善心肠，尤其对那些身上染血的吉卜赛人。酒吧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见的是什么人？嗯，这倒要花点时间去调查。

巴勒用眼角注意到一辆标致牌货车，货车司机正向橱窗清洁工问路。清洁工指着后面的圣丹尼斯区，缩着肩膀，表达法国式的不理解。

巴勒狞笑一声，趁司机没有注意，迅速钻进驾驶室。发动机还没熄火，他连后视镜都没看，打转方向盘，开车滑行，换挡，加速向前开去。

*

巴贝勒没有看到法国人的踪影。他回头看看身后，于是转身向后面慢慢跑起来。行人见他手脸流血，都害怕地纷纷避开。突然，巴贝勒停住了脚步，他好像看到了什么恐怖的画面，当街呆立，手脚动弹不得，鼻孔中发出粗重紧张的喘息，像一头陷入绝境的牡鹿。

白色标致货车发疯一样地冲上路缘，果断准确地撞断巴贝勒的右腿，压碎了腿骨。巴贝勒被引擎罩撞飞出去，重重地摔在人行道上。他立刻感觉有一双强壮的手抓住他的夹克和后裆，把他高高举起来。车门